

实至名归,林凤生先生著《名画在左 科学在右》继入选中国出版协会评选的“2018年度中国30本好书”之后,近日又被中宣部出版局、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中央电视台评为“2018中国好书”,并荣获国家图书馆第十四届“文津图书奖”。此书内容有深度,表述又流畅,科学与艺术并茂,同类著述至今仍为鲜见。

此书旨在从科学视角再识世界名画。全书23篇长文,归为三大主题——“现代画流派与科学的不解之缘”“艺术与生活的交融”及“绘画与科学的碰撞”。善成其事之作者,非兼具良好的美术修养、宽阔的科学背景乃至深厚的文化底蕴而不可。

林凤生早年毕业于上海科技大学电子物理专业,从上海大学退休,如今年逾古稀。他中学时曾师从丰子恺、唐云等名师习画,近十几年来对绘画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持续的跨学科研究,成绩斐然。

8年前,他在《科学时报》(今《中国科学报》)开设专栏,发文达52篇之多,后结集成《画中有话:解读名画中的科学元素》一书(东方出版中心,2013年)。书中“后记”引述哈佛大学终身教授巫鸿所言:在其工作的几所高校里,继续专攻传统名家杰作的艺术史教授已经不多。“不但美术史家越来越像是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宗教学家甚至自然科学家,而且历史学家、文学史家和自然科学史家也越来越多在自己的研究中使用视觉形象,有的甚至改行成为美术史家。”“今日的美术史代表了一种新的学科概念:不再奠基于严格的材料划分和专业的分析方法之上,它成为了一个以视觉形象为中心的各种学术兴趣和研究方法的交汇之地和互动场所。”(《美术史十议》)

西方习称的“现代绘画”,流派繁多,风格殊异,圈外人每每深感不得其门而入。历史上,现代画流派自19世纪兴起,美术界对其即见仁见智,纷争不断。尝忆90年前,中国首次由国家举办“全国美术作品展览”,画展专刊上就出现了著名的“二徐”之争:徐悲鸿针对一些仿效西方后印象主义和野兽派手法的展品,直称马奈、雷诺阿、塞尚诸人的作品不可容忍;徐志摩则指出悲鸿之言辞超出了艺术批评的范围,对现代艺术的指责也与事实不符……是以喜爱艺术的普通人,若非业有专攻,就更难说出个所以然来了。

林先生以独到的方式,在书中井然有序地介绍了印象派之捕捉光影变化、后印象派之激情燃烧、野兽派如何解放色彩、立体派如何探索空间、抽象画派之追求彻底简化、超现实主义之画出梦境、未来派之追求动感、维也纳分离主义之洞察内心、至上主义之追求秩序与平衡,以及美国抽象表现主义的行为画派和色域画派,让读者得以感受现代画流派与科学的不解之缘。

例如,立体主义作品的风格怪异,令人费解。虽然毕加索多次多次强调自己作品的原创性未受任何其他方面的影响,其实还是从自然科学里得到了启发。本书对此作了相当具体的分析,始叙20世纪初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态

瞬息之际,照亮人心

■朱学东

《他们的光》是著名军旅诗人王久辛新近由工人出版社出版的一本人物速写作品集。不过,这部作品与他过去出版的诗集、随笔与散文集不同,内容主要由他为媒体专栏所写的人物速写结果而成。文章长短不一,但分量却着实不容小觑。

首先是全书所涉人物数量之多,为同类作品所少有。《他们的光》全书分四辑,内容涉及中国当代60余位著名作家诗人艺术家的故事及其作品评议。莫言、阎连科、张炜、孙浩晖、雷达、王树增、岳南、解玺璋、梁小斌、李存葆、孙道临、杨丽萍、曾来德、刘索拉、李翔、王胜利等,都是这些年来读者耳熟能详的作家诗人及艺术家,当然也包括对已经过世的前辈作家和同道诸如刘白羽、路遥、韩作荣、张同吾、许明善、蔡其斌、汪国真等著名作家诗人的追思回忆。书中提及的作家诗人艺术家们,都是他日常生活中接触频繁的师长、同袍战友以及文友,不仅数量多,更在于作家诗人们的作品,代表了中国当代小说诗歌艺术创作所达到的一种高度。他们构成了中国当代小说诗歌的一种图谱,也代表了一种奋进努力向前的文学艺术传统。

这些作家、诗人、艺术家,过去人们主要通过作品或者新闻媒体相对严肃的采访报道,才能知其一二。但那些作品背后以及媒体上的作家、诗人形象,被刻画地一本正经,只庄不谐,虽有生活气息,但总觉得高高在上者居多。而这些人都久经熟悉的朋友,他不仅熟知他们的个性学识德行,也熟悉他们的作品,而且以自己诗人的敏感,常常能够一下子抓住关键。于是,作者笔下的他们,再没有名震天下的高大全的空泛,只有平辈论交以文会友的平视平实,以及日常生活中的有血有肉有情有义及有趣。这些篇章,常常只是用日常生活中



《名画在左 科学在右》,林凤生著,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18年8月出版

以科学眼 观世界名画

■卞毓麟

势,继述“对毕加索的立体主义创作来说,影响最大的自然科学理论就是几何学和四维空间”。则然,并无数理基础的毕加索何以会对此感兴趣,又是怎样获取这些科学知识的?原来,“四维空间”在当时宛如今日的一个“网红”名词,毕加索口里也会时常念叨。兼之其朋友圈里有一位名叫普兰斯的数学家兼科普作家,常在“酒馆的餐桌一角借助笔记本向毕加索和布拉克解释空间几何学的一些基本原理”,还热心地把数学家茹弗雷通过旋转复杂多面体获得的四维结构投影到一个平面上的各种视图或透视图复制了送给这些立体主义画家。故而毕加索对空间几何的了解,恐怕不下于普通的大学生科生。

“艺术与生活的交融”有7篇长文,论题都很引人入胜:名画里的病人和病人画的名画、脑外伤会激发人的艺术创造力吗、从名画看西方美食文化、为什么肖像画会令人见人爱、绘画里的“浮光掠影”、如何猜度画中的内心世界,以及记忆与绘画。这里涉及脑科学、心理学、

医学等的广博知识,作者常求教于复旦大学的神经科学家顾凡及教授,后者的科普佳作《三磅宇宙与神奇心智》(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17年7月)曾被中宣部出版局、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中央电视台评为“2017中国好书”。

达·芬奇画过六七幅美女肖像,几乎每一幅作品里的主角都有一些健康问题。那位“抱银鼠的女人”(本书封面图)右手僵硬的手指透露出一种莫名的紧张,心理学家弗洛伊德认为她应该患有某种焦虑症。更惊人的是,弗洛伊德分析了达·芬奇的许多作品,认为“这是达·芬奇绘画中经常出现的特征,与画家本人潜意识层面的神秘、悸动、焦虑有关”!正如出生于西西里岛的病理解剖学家弗朗哥教授所言:“我画画的眼光和美术家们不一样,就像数学家听音乐的方式不同于音乐批评家。”“画家恐怕不会意识到,他们在描绘人物的同时,也向我们展示了那个时代困扰人们的疾病。”

美术史上第一批中规中矩的科学家肖像画,是德巴儿巴里的《帕乔利肖像》

(1495年)。当时画家们正在苦苦探索,如何让二维平面上的绘画表现出三维的立体效果,为此他们必须与数学家并肩奋斗。“当时研究透视学的无非两种人:画家兼科学家(乔托·达·芬奇、丢勒等)和数学家兼画家(阿尔贝蒂、弗朗切斯卡、帕乔利等)。”帕乔利在绘画和数学两方面皆有造诣,年轻时与达·芬奇相识并成为挚友。达·芬奇曾向他请教过数学问题,还为其《神圣的比例》一书画过插图。

20世纪末,哈佛大学医学院的神经科学家利文斯通破解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之谜”:人的眼睛有两个不同部分接收影像,中心部分(即视网膜上的小凹)负责分辨颜色和细致印记,环绕小凹的外围部分则留意黑白、动作和阴影。倘若在观赏《蒙娜丽莎》时,将中央视觉放在蒙娜丽莎的双眼,那么较不准确的外围视觉便会落在她的嘴巴上。由于外围视觉不注重细微之处,无形中便突出了颧骨部位的阴影,于是笑容的弧度便显得更大了。但当眼睛直视蒙娜丽莎的嘴巴时,中央视觉便不会看到阴影。利文斯通赞叹道:达·芬奇“从真实的生活捕捉到一些不易为人们注意的东西,让我们困惑了500年”。

“绘画与科学的碰撞”同样趣味良多。光学器材助力西方写实绘画的内容相当丰富,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名画中常看到凸面镜、凹面镜和凸透镜之类的光学器件,画家们不难掌握它们如何反射或折射光线而成像的知识。借助此类器材作画,会给把握透视规律带来许多便利。那么,画家们如何获得自己所需的镜子呢?“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也有一些是巧合。例如,1592年到罗马为教堂打工的卡拉瓦乔,很受红衣主教德尔蒙特的青睐,并因后者的推荐迅速蹿红。卡拉瓦乔下笔快捷如有神助(其实是凸透镜之助),他的“神器”又从何而来呢?原来,大主教还有一位好朋友就是伽利略——天文望远镜的发明者!至于弗美尔的凸透镜,那就来得更容易了:显微镜的发明人列文虎克就是他的亲戚兼邻居。当然,“即使没有这样的巧合,借助光学器材作画的事也迟早会发生,因为它快捷、方便”。

一千多年来,中国画的发展道路与西方写实主义迥然不同,自成一套独立的绘画技法 and 评价体系。许多人认为中国画不讲科学性,与自然科学风马牛不相及。情况是否果真如此?本书作者认为,中国画虽未用到透视学、色彩学、解剖学等,但许多独创的绘画技法却与现代心理学、视觉生理学和认知科学的原理不谋而合。我国历代名画至今仍有很强烈的感染力,与其符合科学道理不无关系。书中从“侧抑制现象是线条画的神经生理基础”“写意画法与视觉心理学十分契合”和“中国画的时空表达有科学依据”三个方面,分析阐述了国画最重要的几大技法——线条、写意、空间表述,读来颇受启发,值得进一步深究。

钱锺书不舍地探索绘画与自然科学的关系,使《名画在左 科学在右》的作者“犹如进入了‘桃花源’一般: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此中之甘苦与美妙,殊非笔墨所能形容也!

这本书的内容,时间跨度从20世纪80年代末直到今天,文字风格与作者写诗时大不相同,娓娓道来,就像喝酒时朋友之间的说古道今,既没有诗作的飘逸尖锐,也没有辞藻概念的堆砌,更没有一些传记作者或高高在上或者看人脸色的功利,只有无华的平实与诚恳。

我个人议论一篇文章或评价一本书的优劣,常用桐城派的“义理考据辞章”的当下意义来评判。所谓义理,即是作品的价值观,是否代表人类的良知德性或者文明的基本方向;所谓考据,即是作品对写作材料细节真实性的挖掘掌握以及运用;而辞章,则是作品的文字表达,是否有力量、美。朴实,也常常最有力量,有独特的美。《他们的光》,我觉得是合乎我心中的这个标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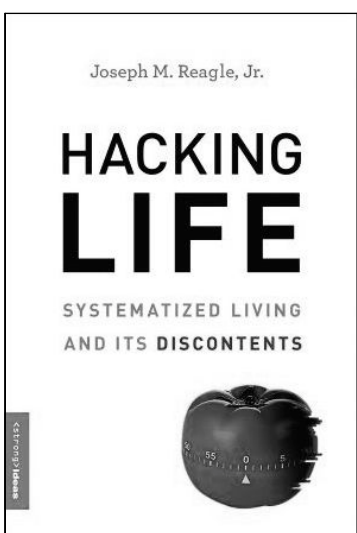
久辛曾经写过一首诗,题为《巴沙少女》,开头他这样写道:

昌耀大哥是见过的
像他说 那是血肉俱足的神
像光一样 瞬息之际
便照亮了人心……

什么东西能够瞬息之间,照亮人心?不只是神祇,更有血有肉的人以及真实的人生。不屈服于命运的人生,就像当年那些前辈师友给予久辛的,也是像路遥这样的前辈作家给予我的。这才是真正普世的德性。

《他们的光》这本书,对于研究中国当代文学艺术的人而言,可以作为一种有益的非常史料补充;对于不熟悉当代中国文学的读者而言,它更像是一本中国当代文学艺术传统一脉的导读,按文索人,应该可以更多地触摸到中国当代文学艺术传统的脉动。当然,这亦是作者的精神半径与灵魂的高度。看了这本书,也许我们对他的文学创作会有一更新的理解——他向他人学习并体悟到的东西,真是不少。

域外



2019年4月,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出版了美国东北大学传播学副教授 Joseph M. Reagle Jr. (约瑟夫·M·小雷格尔) 的著作《Hacking Life: Systematized Living and Its Discontents》(本文作者译为“高效生活:系统化的生活及对之不满者”)。本书叙述了“高效生活”这个新现象之发展脉络及代表人物的故事。

雷格尔指出,“高效生活”是21世纪初年才造出来的一个词,指的是采用系统化的工具集(有时是专用工具集)来改善生活、延展能力的主张或运动。该运动之兴起主要源自两方面的因素:现代社会不断要求人们将自己的能力发挥到极限;技术进步使人们以前所未有的细致程度对周遭世界进行监测、量化与分析。起初采用“高效生活”这个词的是两类人:一是计算机专家,他们恨透了信息过载,要想办法破局;二是好奇心强的游戏人生者,他们喜欢探索加快工作流的各种方式。

本书的每一章讨论高效生活的某一侧面,比如,如何进行时间管理,如何保持动力满满的状态,如何整理个人物品,如何优化自己的健康状况,如何改善人际关系,等等。为此,雷格尔讨论了驱动着高效生活实践的因素和理念。

雷格尔认为,高效生活是自助文化的一个子集,是“人类自助史的最新篇章”。高效生活之系统,那么人们就可以与世界博弈。如果人们能够利用系统的底层规则搞清楚并加以利用,就能创造出在外人看来难以思议的“奇迹”。因此,他们不满足于在现实世界既定规则的土壤上耕耘,而是力图利用关于系统的知识,使系统为自己服务,他们经常采用的手段包括自动化、外包和独创技巧等。

微评

刘永谋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技术统治——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 政治学》

1934年,美国政府组织了“国家潜在生产能力”调查,测算了1929年美国实际生产的商品和服务数量,以及可能达到的最大生产能力,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因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美国的生产力已经可以为所有美国人提供舒适生活所需的物质资料了。换句话说,商品的绝对稀缺性问题已经解决。

可为什么现实却是“大萧条”导致民众饥寒交迫呢?这就是《技术统治》所要回答的问题。罗伯的回答是:既有资本主义制度与科技发展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必须用技术统治制度来取代资本主义制度。

新制度彻底废除货币经济,用能量为单位来测算、调整和安排整个社会的生产和消费,完全解放生产力,实现科学生产和平等分配。资本主义生产是为了利润,不赚钱就不生产,甚至在经济危机时把生产出来的牛奶白倒掉,生产力实际上是受到束缚的。而技术统治生产是为了使用,为满足所有人的需要而把机器开足马力,完全解放生产力。因此,技术统治的新经济制度,目标是运用科学原理和技术方法,实现所有人的经济自由。

为了生动展现追求高效生活者的精神,本书简要描述了高效生活运动的几位著名人物。例如,雷格尔用图书《The 4-Hour Workweek》(本文作者译为“4小时工作周”,该书曾上过《纽约时报》畅销书榜)的作者 Tim Ferriss 的故事说明,高效生活的实践者不一定只是追求效率(efficiency),他们还追求效果(effectiveness)。Tim Ferriss 就认为,最棒的高效生活者是“知足”者,他们绝不会一味追求优化,如果优化伤及他们的终极目标和优先事项的活。

雷格尔还注意到,迄今为止,高效生活运动的多数著名人物都是富裕的、喜欢科技的、有点自私的白人。尽管他们当中许多人的社会经济地位不错,但他们追求简朴的生活,宁愿做“数字游牧者”,想在哪里工作就在哪里工作,想去何处生活就去何处生活。由于推崇极简生活方式,他们中的某些人喜欢相互比较对自己的生活必不可少的“家伙事儿”的清单,意思是:谁拥有的家伙事儿越少,就越成功的高效生活者。

必须指出,有的高效生活措施确实实实在在地带来了效益,有的却适得其反。比如,有人建立了家庭财务会计系统,调试系统就需要好几天,维护系统就需要好几个小时,而它的作用只不过是每年交税期间节省几个小时。又如,为了节省5分钟的步行时间而寻找一个最佳停车位,但寻找停车位就用了20分钟!

考虑到高效生活的概念越来越时髦,雷格尔郑重其事地提醒高效生活运动的新加入者:一定要头脑清醒。同其他任何领域一样,这个领域也有一些大忽悠;另外,互联网上也充斥着基于不可靠、不可重复的科研成果的高效生活“妙招”。因此,现在都出现了专门在高效生活领域打假的群体。不过,明辨是非,分清真伪,还得靠每个人自己。

现代社会节奏快,给每人都带来很大压力,能否高效、健康地工作和生活对于每个人都是严峻的挑战。本书给我们这些应战者指出了一些实用的妙招。更重要的是,它促使我们认真思考一些有关社会转型与变革的宏大问题,因为在整体上具有剥削性的制度中,某些个体通过高效生活变得更成功,客观上会使其他能力较差的个体变得更没有选择,更加走投无路。



《技术统治——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 政治学》罗伯著,蒋泽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9月出版

在经济自由的基础上,人们可以从更有价值的事业,追求更高的自由,政府的主要任务是保障经济的科学运行,不干涉个人主观方面的事务。社会权力由管理人员、科学家、技术专家以及名望卓著的入掌握,而不是腐朽弄权的政客。在技术统治中,艺术真正被交到艺术家手中,自由勃兴,不再是资本的奴隶,工业化被艺术彻底改变。同样,宗教、教育和娱乐等其他精神生活均将极大地发展。由于科学地处理了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关系,广告业消失,人人一致的流行时尚尚微,人的个性被解放。总之,罗伯设想的技治社会不是齐一化而是多元化的,比以往任何社会更为多样和五光十色。

罗伯设想的乌托邦听起来很美,很有启发意义,在现实中却难以完全实现。为什么呢?大家不妨阅读之后再思考。